

有约二十年

□ 吴岩柏（机械系/中文系）



在校时第一个校庆那天，我们宿舍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那是一位中年女子。她看起来平凡质朴，很客气。她说她只想看看那间宿舍，那张床，因为那是她二十年前的宿舍，二十年前的床。短短的几分钟，她默默地注视着那普通的房间，而我们六个女孩子好奇地注视着她。她脸上的表情我们却读不懂。

二十年后，我变成了她。才知道这二十年后的回首是怎样的特殊；才知道这拥抱昨天的感觉是如何的厚重。

校园永远是时代的前卫。一批学生走了，带走了只属于他们的时代印记；新的一批学生来了，带来了更新的思维和时尚。1983~1988，清华园是我们的。我们那时在食堂里站着吃饭；六个人挤在一间小小的宿舍；每座宿舍楼有一部电话；骑车去中关村的农贸市场，拿粮票可以换鸡蛋；课余时间林间小路上一

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谈话，极有可能是在认真地交流思想或者讨论工作；谈恋爱是要受到组织批评的；周末开舞会的食堂会飘出邓丽君的“月亮代表我的心”，歌声弥漫在空气里，经久不散；晚饭后自习室永远是拥挤的，去晚了就找不着座位。用电脑的时间像现在用卫星连线时间一样珍贵；那时“三院”还在，我们曾经烤着火炉上课；那时我们梦想中国走向世界；那时我们不担心谋职；不懂名牌；那时我们只听到一点摇滚，从未染耳。

如同变化是它延续的标志，传统则是校园最值得自豪的品牌和根基。清华园是一个工厂，输入的是璞玉浑金，输出的是建造一个社会的崭新发亮的零件。记得入校时贺美英老师曾特别对我们女生讲：


“在这里学习，意味着你们将来要担当重任。要把自己的感情变得粗糙一些，这样才能应付艰难的局面。”这些年来我都不曾忘记这句话，虽然不能完全做到，遇到坎坷时会自然地拿它来鞭策自己。清华园不仅仅是工程师的摇篮，它更是陶冶情操、磨炼意志、滋养性情的苑圃。

回首往事，我相信许多人会与我同感：我们最美好的时光是在清华园里度过的。珍藏在我心中的画册里，是中秋夜和同学们在昆明湖上泛舟，明月当空，琴声和浆声相伴；是第一次走进老图书馆，望着曹禺先生写《雷雨》时坐的书桌

时的感慨；是闻亭的清雅、水木清华的幽静；是在三教夜读的严冬酷暑和每次考试结束的轻松；是国庆三十五年天安门广场的纵歌欢舞；是黄昏漫步在圆明园的荒郊野趣中的浪漫；是春夜雾霭里荒岛上的笛声；是一次次班里组织的郊游；是随文艺社团参加的每一次演出……

我的纪念册里有许多恩师。清华的老师们是清华传统的缩影。他们质朴无华，教书育人，甘做人梯。我的导师中，有像精仪系的吴宗泽教授，成了我人生的导师和慈父般的长者。音乐室的陆老师教过我拉大提琴，印尼归侨卢老师教过我画画，他们不仅无偿施教，引领我们入艺术的圣殿，他们展示的更是为人师表的热忱。

当然，纪念册里为数最多的是学友。同学是一生的朋友。只因为那时住一间斗室，只因为那时骑车奔向同一个教室，只因为曾经一起幻想、一起走过如歌的年华，无论在海角还是天涯，清华园永远把我们连在一起，无猜无忌。

站在二十年里程碑前，我们的身后是绚烂如朝霞的梦和坚实的脚印、少年的奋斗；我们的眼前，是时不我待的纷繁世界、斑斓人生。愿你我永保一颗年轻的心、赤子之心，拥着我们的梦想和爱心，凭着我们的信心和健康的体魄，细品人生的苦乐，自强不息，再走出一个精彩的二十年！

（2008年3月于美国密西根）